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汕头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汕 头 文 史

第 六 辑

2H70/18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汕头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1989年5月

目 录

战士·艺术家

- 赖少其的人生道路……吴春泉、洪楚平(1)
- 记陈子谷同志……………陈松茂(55)
- 我这辈子所走过的路
——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驾机起义者的自述
……………苏文焕(74)
- 杜国庠早年事略……………陈训先(87)
- 杜国庠革新金中校政始末……………罗道证(92)
- 蔡楚生早年的戏剧活动……………谢锡全(100)
- 爱国华侨林连登事略……马光祖、方文韩(106)
- 君子狂生林仔肩……………陈亿琇、林 峦(112)
- 方云藻事略……………王保英(122)
- 方耀事略……………荆 淮(125)

正大集团的发展及经营……………王绵长(149)

杂话汕头苧麻业……………张伯言(164)

独九旅在潮州的抗日活动片断……卓积基(175)

日伪在澄海的统治组织及其活动…林炎藩(182)

潮州六篷船述略……………居 韩(192)

汕头市区的娼妓及解放初的

“新生妇女学习班”……………钟 浩(201)

南澳妓馆杂谈……………海 英(209)

战士·艺术家

——赖少其的人生道路

吴春泉 洪楚平

赖少其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版画家、书画家、诗人。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，中国版画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黄宾虹研究会会长，安徽省书画院名誉院长，广州市美协名誉主席，安徽大学、汕头大学名誉教授。他曾任华东美协、上海市美协副主席，安徽省政协副主席、省文联、美协、书协主席，南京大学、金陵大学教授等职。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和艺术生涯中，赖少其一直用他的钢枪、刻刀和画笔为人民而战斗、而创作。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所走过的道路，也许应该这样说：他首先是一位战士，然后才是一位艺术家。

第一章 赖少其的革命生涯

一、动荡的童年

赖少其，这位栋梁之材生长于人们认为长不出大树的贫瘠土地上。

那是一个当时在任何地图上也找不到的村庄，村名叫下市，附近既无公路，也无城镇，只有一个叫流沙的小墟（现为广东省普宁县县城）。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四月初三（阳历5月16日），赖少其降临人世。

赖少其的父亲对儿子的前程并不抱奢望，按家境最多也只能供儿子念几年私塾。赖家有一点土地，年成好可够全家糊口。自赖少其的祖父起，就兼做小生意，将附近的生果等土产贩运到陆丰县河口，再将那里的山货挑回来卖，赚点脚皮钱，这种生意当地叫“走水”。到了赖少其父亲时，因嫌来去辛苦又不方便，便在河口租了一个小摊，农闲时从普宁买货物去河口摆卖。这样，赖少其从小就跟父母亲轮流在两地居住。1925年，国民革命军东征消灭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部队后，粤东地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，下市成了普宁最早成立农民协会的地方。赖少其也加入了童子团，参加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。大革命失败，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，遇挫后又撤往东江根据地，途中曾在流沙召开过重要会议。此后，国民党军队对这一带进行了残酷的清乡，很多农协骨干分子遭杀害，流沙一带成了恐怖世界。为防不测，赖少其父亲将他送到泥沟姑母家暂住。

泥沟邻近潮阳县，是个有上万人的大村庄。这里做生意的人多，“过番”（去南洋）的人也多，与海外关系密切，受外来的影响较大，风气也较开明。在泥沟，赖少其耳闻目睹了许多外面传进来的东西，萌生了对外面新奇生活的向往。由于婚姻的不幸（赖少其的姑丈是个弱智者），赖少其的姑母对这个侄子十分疼爱，胜过于亲生儿子，所以出钱送赖少其在泥沟继续上学。他上学的学校已有中共地下党组织，他的班主任李天海就是潮普揭三县中心县委书记。学校里有许多进步书籍，学生可随时借阅，赖

少其最喜欢读的是鲁迅、郭沫若等人的作品。

在泥沟，赖少其上了一年多的正规学校，在李天海的启发下，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。后来李天海带了一批年纪较大的学生去打游击，他因年纪小，没被带去。另一位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是张伯风，张是士大夫式的人物，古典文学造诣很深，看到赖少其聪颖好学，很乐意多教他，他的古典文学根底就是张传授的。在泥沟所受的教育，为他后来继续深造打下了基础，并影响了他对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。

二、从简师到广州美专

1928年，赖家决定迁往陆丰新田居住，赖少其也离开泥沟，随父母定居新田。

新田是山区，比原来家乡更闭塞，在泥沟上了一年多新式学校后，赖少其已有了许多新的萌想。他无论如何不甘心于在新田这样的地方过一辈子生活，城市对他来说，是一个新奇的世界。他决心去闯一闯。他父亲也深知，让儿子留在身边是不会有出息的，所以同意他去县城继续读书。就这样，赖少其带着家中积下的一点钱，怀着对父母的眷恋，独自来到陆丰县城读书。

他就读的学校是陆丰中学，这是间规模较大的学校，曾培养出不少人才。学校里附设有简易师范班，培养乡村小学教师，为了吸引学生，可免费就读。这很对赖少其有书读、少花钱的胃口，于是他成了简师的学生。

在陆丰中学，他又一次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暴行。自广东“四·一五”清党后，许多共产党员和农运积极分子被捕并遭杀害。当时陆中成为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，国民党士兵就在学校里枪杀人，尸体把一个小水塘都填满了。更令人发指的

是，国民党兵把被杀的烈士双手砍下来，蘸血在墙上写字。赖少其在家乡时已受革命思想的影响，在陆中的见闻，更增加了他对国民党的反感，思想更趋激进。

在县城读书，见识日渐增多，他又想当中学教师。有一位与他较熟悉的老师得知他的想法后，告诉他要当中学教师，必须去广州读高一级的学校。当中学教师的想法和老师的点拨，无意中触发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机，见识大城市风貌的朦胧意识变成了明确的追求，整个儿地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。

1929年秋，还不到15岁的赖少其抱着求学的愿望，来到广州。可是高等学校招考学生的时间已过。他不想回去，决定在广州找间学校补习，明年再考。

他不满足现状的性格以及农村青年能吃苦的特有耐性，使他在广州立住了脚。不久后，他进了胡根天办的“尺社”补习班。胡根天是有名的画家，“尺社”原为“赤社”，是胡领头发起的艺术研究团体，美术界许多同道者都参加了该社。但当时，国民党当局反共反得神经过敏，见“赤”色变，因而赤社被诬为红色团体，到赖少其入班时，赤社已被迫改名“尺社”，并改办为补习班，培养艺术后进。在尺社，赖少其跟胡根天学水彩画。次年，赖少其考上了广州美术专科学校。

美专座落在观音山（今越秀山）南麓，与道教名观三元宫相邻，东南面是毁了陈炯明炮火的总统府遗址，地处城郊边缘，有入市之便，无市尘之扰，晨钟伴读，松涛入梦，是个读书胜地。不过，对赖少其来说，这清幽的景色并未勾出浪漫的情思，课余时间占据他心思的，是留意哪里有工做，因家里已无法供应他的上学费用。为了节省，他在附近找到一间已废弃的破房，栖身于中，与老鼠同房共栖。人在穷困中，做事并没那么多的顾虑，他看到

屋顶有供电线穿过，便偷偷驳接电线，省下照明钱。电线当然也是捡来的，幸好没漏电。他虽想尽办法节省开支，但还是常为一日三餐发愁。当时的济急办法，就是利用当铺，夏天当冬天的衣服，冬天则当夏天的衣服。这虽是饮鸩止渴之法，但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。

在广州求学期间，他就是靠勤工俭学、业余写作所得稿费维持下来，并一直坚持到毕业。

三、美专的激进分子

30年代，文艺界各种流派纷杂并存，在广州，国画派与洋画派是两大流派，泾渭分明。前者被目为保守，后者被视为激进。当时，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多选择学习西洋画。

被称为左翼文化旗手的鲁迅先生当时积极倡导木刻。在广州也出现了许多木刻家，使木刻在各画种中呈现一枝独秀的兴旺景象。赖少其本是学习西洋画的，进入美专后，由于鲁迅的引导，也热爱上木刻艺术。他和同学到书店买书，要先看书的封面是不是木刻套印的，因为木刻在当时是进步刊物的象征。1933年后，他在艺术上已有一定根基，便尝试创作，搞的也是木刻。除创作外，他还编译了《现代版画雕刻法》一书，并与同道者组织了“现代版画研究会”，创办刊物，作为实践的园地。

在美专期间，他身上的文学和艺术潜质开始显露出来，小荷渐露尖尖角，他开始写小说、新诗，并开始了与鲁迅先生的书信往来。他写的反映下层穷苦劳动者命运的小说《刨烟工人》就是鲁迅先生推荐到《良友》杂志上发表的。是对艺术和人生真谛的追求，使他鼓起勇气写信向这位文学巨匠求教。第一封给鲁迅的信大约是在1933年写的。起因是他有一位叫林肇伦的同学转

学到上海刘海粟办的美专后写来一封信，告诉给鲁迅的信可寄到内山书店收转。得到这信息后，他便想写一封信试一试。他和班主任李桦老师商量，由李桦执笔。他们猜想以鲁迅的身份是不会复信的，所以信上没写地址。但出乎意料，鲁迅根据信封上所印的校名写来了回信，详细地解答他们的问题，使他和李桦深受感动和鼓舞。鲁迅给他的信共有5封。这些信都被他完好地保存下来，在鲁迅逝世后，才把这些珍贵手书原件送到许广平手里，并被收入《鲁迅全集》中。他虽然未与鲁迅会过面，但鲁迅却热情地关怀这位青年的成长，鼓励他用刻刀、用笔去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；对他心中的困惑予以启导。在一封谈到时代和文学的关系的信中，他向鲁迅坦露了心中的苦闷：“革命很伟大，时代很伟大，但我不是革命者，写不出这伟大来，感到很痛苦。”鲁迅在给他的复信中说：“巨大的建筑，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，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？”这“一木一石”的精神象春雨润物一样，滋润着这位正在成长的文艺新苗，令他毕生难忘。

鲁迅的卓识令他钦羨，先生待人的诚挚和平易也是他学习的风范。鲁迅给他的信，都冠以“先生”的称呼，开始他感到不安，写信请鲁迅不要这样称呼他，但鲁迅说，青年是未来的希望，青年的热情和革命精神给了他很大的鼓舞，所以“先生”的称呼还是要写的。为了帮助青年人成长，鲁迅还想介绍赖少其和其他进步文化青年到日本留学。由于是鲁迅所介绍，日本友人以为他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日本《读卖新闻》在一篇文章中称赖少其为“画伯”，此笑话在朋友中传为美谈。

1936年赖少其从美专毕业，但由于他在校期间表现左倾，发表的作品思想内容激进，被视为激进分子。这顶赤色嫌疑分子的帽子使他毕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，直到抗战开始后他的生活才出

现转机。

四、寄迹上海滩

1936年10月16日，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。噩耗传来，广州文化界的进步人士深感悲痛，为表达对鲁迅先生的哀悼，文化界举行了纪念鲁迅追悼会。会后，为了加强文化界进步力量的团结，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，成立了广州艺术协会，作为学生运动的公开领导机构。赖少其被选为该会美术界负责人。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的发动组织工作。12月9日，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爱国运动，广州学生也起而响应，罢课游行，向国民党西南政委会请愿抗日。当局不但不接受学生的爱国要求，反而以学生在游行时在教育厅发生的过激行为作借口，对学生进行镇压，利用黑社会打手组织“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”，在荔湾湖畔殴打学生，制造了“荔湾惨案”。此后，国民党特务大肆搜捕学生运动骨干分子，赖少其也被列入黑名单，所以被迫逃到惠州躲避特务的魔爪。

呆在惠州，生活没有来源，又找不到中共党组织，他决心到上海寻找。1936年冬，他和同学肖殷结伴从广州启程，奔赴上海。

从广州到上海，有船通航。为了节省，他和肖殷买了四等舱票。他俩都没到过上海，所以行前写了一封明信片给上海的同学吕蒙，告知到达时间和地点，请吕来接，因为这封信，他们差点落入警察之手。

警察要抓他，可能是这封信被检查过，并了解到他是赤色分子。他们算好赖少其、肖殷到达的时间，于早晨包围了吕蒙的小学，进行搜捕。也是他俩吉星高照，那天有雾，轮船晚点泊岸。他们上岸后，不见吕蒙，就进了一间小食店吃早点。正吃时，一

位陌生人跑来找他们，告诉学校不能去。原来这人是吕蒙那小学的校长，受吕之托来通知他们的。

学校不能去，只好去租房住。几经周折，在金神父路石门二路花园坊租了一个亭子间，才有栖身之地。他们租的亭子间租金每月9元，吃饭每人6元，他与肖殷、吕蒙三人合住，每人每月需10多元生活费。

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，但不是穷人的乐土。住在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里的穷人实在太多了，要找个固定职业也不容易。为了生活，他们什么都干。当时刻一幅木刻可得3元，其中买版材用一元，介绍人抽水一元，到手的也只有一元。但这也不是经常有活干。另一生路就是替人改作文，改10个卷子一元，改完后还得将卷子送回，来回坐车，也用去所得的一半。后来，他们学到了坐免钱车的窍门，坐电车时，从没售票员的门上，待售票员过来时，就用镍币混充，当时是不收镍币的，查出时，照例把这些“赤佬”赶下车，但也已坐了一两站路。

当时生活虽然极端困难，但他们都希望呆下去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三位好友只能分手，他回广州，肖殷后来到汉口，给范长江当秘书。

五、辗转于抗战后方

此次重返广州，虽然陈济棠已倒台，但只不过免去特务对他的追捕而已。辘辘饥肠，仍然使他反侧难安。好在当时西湖路有一间潮州老板开的小饭馆，为了吸引老乡顾客，对潮州人有一条优惠：可挂帐先吃三次再付钱。这使赖少其受益非浅，他成了这小饭店的常客。

抗战爆发后，广州成立了总动员委员会，为了进行抗战宣

传，需要一些美术人员。赖少其便报名参加这项工作。这是义务工作，没有报酬，每天只有一顿午餐供应，大家称为“四喜饭”，每份饭有两块烧鹅，几块肥猪肉。这样，他总算每天有一顿固定的饭吃了。

在总动员委员会工作时，上海的中华全国漫画木刻抗敌展览会到广州巡展，赖少其得到当时省主席吴铁城的秘书黄苗子的介绍，作品也被选去参加展览。后来展览会应广西当局的邀请，往广西各地展出，赖少其也随团来到广西。在广西一段时间后，他观察到当局表面上欢迎进步文化人士去，暗地里对他们严加防范。他当时阅世尚浅，把这些见闻和感受在给朋友江谔的信中写出来，江把这信拿去公开发表，使他差点被抓起来。由于当时国共合作，在举国抗日的形势下，广西当局怕影响不好，才客气一点，把他驱逐了事。

离开广西后，他于1938年1月来到武汉。当时武汉是战时首都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，国民党的中央机构都迁到这里，周恩来同志也在武汉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，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。第三厅主管抗日宣传工作，集中了很多共产党人和文艺界进步人士。赖少其到武汉后，即到这个厅去找工作。刚好厅里的罗工柳要去延安，他便顶替了罗的工作，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参加抗日宣传工作。

在三厅工作不久，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木刻总会成立，他被选为理事。

当时，举国上下出现了一致团结抗日的局面，前方将士浴血抗战，后方青年踊跃要求上前方。赖少其的理想也是到前线去，当战地记者，用他的笔记录那硝烟炮火下的悲壮战况，激励前后方的所有爱国的人们。当时正好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要奔赴台儿

庄战场，到武汉时，该团向第三厅要求派一个会美术的人员随团，这对赖少其来说，正是求之不得。于是赖少其即随团赴郑州，跟胡宗南部行动。后来，胡部没有参加台儿庄会战，奉命撤到陕西。服务团也随部队驻凤翔。该团有不少共产党员，并有中共支部领导活动，在凤翔时被特务所发觉，胡宗南即借故解散服务团。此后，赖少其来到西安，与著名诗人艾青等同住一处。当时，延安鲁艺创办，需要人员去任教，中共驻西安办事处转达了这个意思，但艾青因故不能去，赖少其也去不成。不久，他又重返广东。

1938年秋，日寇将侵华战火烧到华南。广州失陷后，赖少其转赴桂林。当时桂林汇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。他到桂林后开始与中共组织有了直接的联系。其时共产党人想办一个《工作与学习》的杂志，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，赖少其也正打算与朋友办一个《漫画与木刻》的刊物，知道此事后，大家便商量把两个刊物合为一家，赖少其任编辑兼发行人。这个刊物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，只出了几期，便被国民党当局封闭。他由此也成为特务关注的对象。另外，他在桂林时，中华全国木刻总会也迁来桂林，由于该会负责人黄新波到1939年5月才到桂林主持会务，在此之前，会务由他和刘建安负责。这些活动也都引起了特务的注意。就在特务准备下手前，中共组织发现了特务的意图，随即通知他离开桂林。为了蒙蔽特务，他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，声明奉《救亡日报》的派遣，到战地作新闻采访，才顺利从桂林逃出。

六、参加新四军

1939年10月，赖少其从桂林经湖南、江西，来到浙江金华。赖少其在金华与邵荃麟合作，编辑《刀与笔》杂志。这是一份文画并茂，内容进步的刊物，只出版一期，就被迫停刊。他便由党组织安

排到新四军军部。新四军在岩寺、太平设有兵站。在岩寺与派来接他的人会合后，即沿着青弋江经章家渡转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。从此，赖少其投笔从戎，开始了10多年的戎马生活。

当时新四军的生活相当艰苦。一些先他而来的知识分子吃不了苦和过不惯部队纪律严格的生活，又离开了新四军。所以赖少其的到来极受欢迎，军部还开了一个座谈会欢迎他参加新四军。赖少其在军部宣教部任美术编辑工作，《抗敌》杂志、《抗敌报》许多画面是他创作的。

到部队不久，他接到《救亡日报》社转来的一封信。从信中得知父母亲已过世。由于战乱，他辗转流离各地，没能及时得知消息，十分悲痛。当时，他还没结婚，父母已去世，他再也没什么牵挂，更坚定了他在新的四军的决心。

在军部住了一段时间后，他见没机会上前线，心里总觉得是憾事。于是向领导提出到战斗部队的要求。那时，象他这样有名气的文化人士，住在总部已觉得太艰苦，主动要求到前线就更少了。另一个原因，对知识分子能否上前线，军部领导意见也有分歧。他的要求提出后，领导很重视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亲自和他谈心，告诉他前方很艰苦，问他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见他态度坚决，袁国平才告诉他，组织准备安排他到一个团当组织股长。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合作组织工作，要求改派其他工作，后来便安排他任宣传股长。

赖少其被安排到三支队五团做政工工作。对此，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搞宣传是他的本行，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却是从未搞过的。工作任务、内容、对象都与他以前搞过的救亡宣传不同，再加上书生气未脱尽，所以必须经历一个努力学习、锻炼的过程。开始时，团个别领导对他的知识分子形象看不惯，而且

虽是搞文化的，普通话却不过关。为了与战士们打成一片，他除努力学好普通话外，还注意了解战士们常用的语言，经常到伙房一边帮忙，一边聊天，既学习语言，也了解战士们的生活习惯。不久，他的话大家都能听懂了，虽然还带有乡音。于是，每次他上文化课，大家都踊跃参加，成了深受士兵欢迎的文化教员。

七、皖南被俘

1940年起，日寇已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，转向巩固占领区，并加紧对汪精卫伪政权的扶植。国民党在喘过气之后，害怕八路军、新四军发展的日益强大，特别是对活动在长江中下游的新四军更感如芒在背，总想限制、削弱并进而将新四军压迫过长江。中共从抗战大局出发，同意让步，命令新四军江南部队移师江北。但由于项英的拖延，贻误了北撤的时机，在皖南的新四军没来得及北撤，便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的围歼，使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。

皖南事变前夕，赖少其所在部队五团驻在军部所在地云岭外圈，靠近长江。当时部队已有北撤的思想准备。1941年1月3日，五团忽接到军部命令南开。部队遵命行动，5日到达云岭，看到军部已在烧毁文件。军部要他们团开赴章家渡，控制渡口。适天下大雨，道路十分泥泞，影响了行军速度，待先头部队到达章家渡时，河水上涨，已无法徒渡，会游泳的部分战士先泅渡，其余的等架浮桥过渡。全团过河后，由于被服辎重浸湿，无法继续前进，只好驻扎休息，烤干衣被，这样又延误了一天，被国民党顽军抢先堵住去路，在茂林地区陷入顽军重围。

第二天，即1月7日，新四军与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在茂林交火，战争爆发。新四军先头部队在茂林遭顽军阻击，顽军早有准

备，战斗一开始，顽军即包围了新四军军部及其随行部队。赖少其所在五团，因任后卫，稍后才加入战斗。1月8日黄昏，五团到达坯岭，被停留在该地的前锋部队阻住，无法前进，又弄不清前方的情况。为了请示任务，团政委林开凤要赖少其带他去军部。在百步坑，他们找到军部，叶挺、项英、袁国平、周子昆等军领导都在一起，林开凤向叶挺请战。叶挺将严峻的形势告诉他们，命令五团占领百步坑的制高点高岭。接受任务后，全团跑步抢占高岭，先敌一步控制了阵地，使军部得以安全转移。

部队撤离高岭后，项英命令五团打烂无线电台，分散打游击。此后五团即与军部失去联系。到了12日，部队来到石井坑，被隐蔽在该地的军部发现。见到叶挺后，始知军部并未突出重围。叶挺命令五团去守东流山，换下教导队。刚接防，顽军就占领了东流山制高点。战斗中，赖少其随二营行动，协助指挥。在激战中，营长和教导员先后受重伤，而团长和政委则怯阵脱逃，政治处主任又带人去抢运伤员，阵地上的领导只剩下他和组织股长王弟仔。危急中，他和王挺身指挥战斗，但因寡不敌众，阵地还是失守了。此役，全团只剩100多人，惨酷至极。

剩下的人撤出阵地后，很快就被打散了。各人只好分头隐蔽，伺机突围。但漫山遍野的顽军，此时已开始全面搜索，并放火烧山。在天亮后，他被顽军发现，不幸被俘。

被俘后，顽军并未发现他的身份，他和其他被俘士兵关在一座庙里。在这里他幸运地得到了一次逃跑机会。

关进庙后，来了一个国民党兵，看样子是个马弁，那士兵用潮汕话问他们：“有没有潮汕人？”赖少其听后，就回答说：“我是潮汕人。”这人很重乡情，闻声走过来，用家乡话悄悄告诉他；关在这里的是普通战俘，管理较松，可以想办法帮他出